

## 我的澧水歌谣

谷俊德（白族）

张家界奇峰三千，秀水八百，可谁知道澧水的歌谣有几多？

题记

父亲的山界，母亲的泉乡

澧水拐到父亲的山界，开始沉寂，渺小得像一只小蚂蚁，倦卧在岩壳的凼凼旁，等待又一个雨季的来临。父亲扛锄头，在岩壳里找水。天旱了好几个月，山界饥渴难忍，再找不着水源，挖不到一口井，父亲的爱情和婚姻就将渴死在燃烧的秋里。因为母亲曾和父亲发过毒誓，没挖井，我不嫁。

父亲的山界，叫龚家界，只有十来户人家，山高林密，是典型的旱界，水是稀缺物质。全寨人畜饮水，全靠一个叫麻崖的洞水，要放索舀水，取水过程很艰辛，还有死伤风险。父亲先后沿屋周围打探水的踪迹，湿漉漉的岩壳旁，藏一口筷子粗细的眼水。立即筑牢水沟，一口井粉墨登场。这年秋天，一顶花轿井边落脚，父亲和母亲同吃一瓢苦涩的井水后结伴盟约，一段稻穗般馨香的爱情瓜熟蒂落。

父亲的山界，风景奇美，可惜少了水的滋润。山界的人依靠聪明才智，与水的恋情矢志不渝。父亲开挖的这口新井，其实没有多大的储水能力，缺乏养家的力量。一家人喂猪弄饭，勉强维持生计，可洗衣沐浴，就成了奢想。有一次母亲的亲戚来山界相亲，寨上搬一盆水，招呼客人洗脸，先后转了十多个圈，闹了笑话。母亲说，哎，我一个泉乡的姑娘，为何偏跑到你山界上，活受罪？父亲说，哎，我哪知道，山界这个还留不住水神爷？

母亲的泉乡，叫麦地坪，是一个水淋淋的土坪，泉水赤脚丫沿山根奔跑，流淌村庄和大地，浇灌家园。鱼米香，牛羊肥，多美妙神奇的乡泉啊。村姑挑担走，一路走，一路甩，那双跳舞的手，那双迷人的眼，那撩人的身材，不知勾走多少天下汉子的魂。父亲当年派往泉乡榨油，母亲恰好在井边洗菜，父亲的眼珠子掉进水塘，两颗心就这样被水灵灵的溪沟拴住，不再流浪。

山界缺水，背水成家常便饭。父亲每年要买十几个瓷坛，专门背水。瓷坛盛水，密封性好，还容易固定。天刚麻麻亮，捎上背篓、打柱、棕叶，便踏上征程。背水是磨骨头养肠子的重活，劳累又心酸。取水，往往到山下自生桥的河沟，往返三十余里。母亲身材健壮，背水的瓷坛高高突起，上坡下岭背篓摇荡出美妙的声响，而母亲的衣衫早已湿透。遇到路滑，喊一声拐哒，人仰马翻，水跑心儿碎，背水人受惊吓，还乖乖赔上一个瓷花坛。民谣曰：煮酒背水，吃饭穿衣；跟头一摔，哭天喊地；酒没煮香，悔断鹊儿肠？母亲摔够了跟头，但每摔一回，总喜欢找父亲评理，你看我那泉乡，

哪里没有水？连屋后都冒泉，凼凼连凼凼，并挨着井，洗衣棒一捣，（水）蹦起八丈高，一辈子都使不完的水！田边鱼儿跑，路旁虾儿跳，稻谷满坪黄，泥巴软糯糯，哪像你这山界，哼！穷得叮当响，杀猪还找洗毛汤？父亲据理力争。背水的母亲找茬与父亲说水的往事，其实与大山界明算一笔委屈账。

我接过父亲的一顿揍。我用父亲背的水，偷偷喂养一只快渴死的黑老鸦。窥视它喝水的得意，我手舞足蹈。老鸦飞喽！飞喽！我的童真却从未唤醒父亲的良知，父亲摔碎盛水的碗，踹我一脚，汹汹地嚷：水是救庄稼命的牲口。我火火地说，那只黑老鸦就不算庄稼？父亲继续揍我，我反抗说，赔！我赔你一碗水！我抱着小小桶，气咻咻上水井湾抢水。水井湾水量不大，往往灌满一桶水要等几个时辰，我守在井边，迷迷糊糊打呼噜。泉水在冒泡泡，太阳刚从林边露脸，一只背水鸟飞来，在凼前喝水；一只狐狸跑来，在凼前嬉闹；一只黄鼠狼窜出，趴凼前戏水，它们都漠视我守卫水井的尊严。

这群狡猾的精灵，逃跑的姿势很美。我鼓足勇气，抛一瓢水驱赶它们。它们慌不择路地逃离。我仔细观察背水鸟胸前的那个水袋，鼓鼓囊囊。它悠然行走，憨态可掬。它充盈的背袋是香甜的美食吗？我突然感到人类的残忍，为什么不让它们喝上一顿美美的水？我想，母亲从泉乡嫁到山界，正像这只背水鸟，时刻扛牢一种责任，拼命地喂养她的孩子！可山界的父亲，连一碗水都不给丑老鸦喝。临近中午，我终于聚齐半桶泥浆水，还捕获了一条大黄鳝。夜晚，泥浆水过滤后，父亲点燃灶孔，烧熟一碗荷包蛋，守候我身旁，看我狼吞虎咽。其实，父亲也乐意当一只背水鸟，我救助精灵，遭父亲粗暴干涉，只是我冤枉了父亲。

曾祖父犯过傻。我姐姐两岁那年，父母日夜捞工分糊口，将照料姐姐的重任交给曾祖父，曾祖父用界上的蜂蜜喂养姐姐，没想到忘了喂水。由于长时间缺少水的喂养，姐姐患了干渴病，骨瘦如柴。母亲心疼了，又找父亲评理，这界上缺水，谁还缺脑子？母亲连夜打火把奔赴娘家麦地坪，外婆每天用泉水滋养，姐姐的干渴病慢慢好了起来。

秋天，界上的包谷熟了，高粱红了，红苕、杨桃、木瓜一坡坡。哨声响后，界上的一群群青年男女，一背背把庄稼开拔麦地坪，送公粮的队伍一溜溜排开，呼啦啦延伸好几里。他们唱歌呐喊，翻山越岭，劲鼓鼓涌入粮库。相聚在高高的谷堆旁，喝泉乡的包谷酒，烧坪里人的糯糍粑，界上的人忍不住赞泉乡那清澈冷冽的泉，响当地爽！

腊月，父亲沿袭三百多年的接水风俗，赶往水井罗接水，能干的父亲把木槽链接成行，将高处的泉延伸到家门。通水季节，需办接水

仪式，好让祭祀水神增强增殖力。父亲边敲打木槽，边扯嗓门，喊水神：呵！神！神！水神！你滋养人们吧，我现在接你！你浇灌大地吧，我现在谢你！祈祷后的群众嘿嘿笑，为父亲递烟。天旱时，父亲被请去求水神，鼓励山界的泉神亲近庄稼，父亲将满满的一瓢水洒向天际，看水珠啪啪抖落，揣摩大地的胸襟。父亲撒水的姿势让母亲担忧，这回，咳嗽的父亲吼声嘶哑，生硬的语音小了许多：呵！神！神！水神！你滋养人们吧，我现在接你！你浇灌大地吧，我现在谢你！老天终于下了雨，父亲不躲雨，他要让水淋透身子，他要感谢上苍的恩赐，还要被村民簇拥着喝挖井酒，醉饮乡愁。

夜晚，走了几十里山路的父亲，哼唱着山歌，进屋便咕咚咚喝水，趁醉与母亲赛嘴，这地方，有福气的姑娘才会跑到山界成家，比如背水鸟，跑到哪里都不愁没水喝！母亲揶揄道，你山界的包谷佬，为何跑到坪里讨生活？我一个泉乡的姑娘，嫁到山界，连一碗好水都喝不够，还说有福气？

父亲和母亲的故事，传颂在稻米飘香的村庄，却应验着一句古老的农谚：小山大界本无界，泉乡的姑娘跑上来。其实，父亲的山界，母亲的泉乡，仅仅只隔一条河，叫澧水。这条河，树木茂盛，水草丰美，依恋着河的人们，肩负民族和谐发展的使命。他们勤奋耕耘，手足相亲；他们守望相助，与水为邻。承载山里人精准脱贫的梦想，奔流入海，这条河，就如大海一样宽广。

一碗水的力量 对门一条河，阿妹心上过；隔山呐哦嗬，花轿抬上坡。土白两寨一家亲，这是一碗水的力量。阿芳！阿芳！

这首在湖南广为流传的情歌，就诞生在我们寨子。

寨子里有口井，叫一碗水，在大山界的腰间。说是井，其实是个藏水坑。丑陋的岩罩壳，一股泉翻涌，容量仅一碗水，天旱不干，雨天不满，一碗水由此得名。上坡下岭的路人，常在此取水解渴。山界祭神，三元老司装这里的水敬奉祖先：嗬，本主神，嗬，五谷神，啊，我要丰收，牛羊满山岭。这碗水，长在大山深处，与云相伴，与鸟做邻，与兽为伍，与大自然融为一体，给村庄增添着诗情画意。这碗水，被寨民奉为水神崇拜，岩罩壳上堆满段段红绸。喝了这碗水，爱河中的年轻人，朝它山盟海誓。

阿美的爱情就在这一碗水前成熟得像个樱桃。俊哥哥，你莫拖，包谷打圪你对歌，一起挽呀呀（牵手），嗬嗬嗬！快出嫁的阿美野，她鼓嗓子吼白族歌，急盼俊哥哥迎亲，等到包

谷成熟，两人隔山对歌。当野猪糟蹋包谷林的季节，俊哥哥履约前来，手抱鲜花，开口用土家语言唱《包谷坨》：包谷果，一大坨，阿美摘一个，傍晚来窝脚（相会）。俊哥哥热辣辣的歌声深深打动了阿美。阿美摘片树叶吹《水婆婆》，那熟悉的木叶歌浪漫如月。一对恋人并肩相见，阿美含情脉脉捧水给俊哥哥喝，俊哥哥知晓这一捧水的分量，甜甜地张开嘴，融化了心头久违的隔膜。就这样，一捧圣水点燃了两个山寨融合互助的希望。第二年，杜鹃花开，发八字；油菜花落，结上亲；茶花挂果，请媒人。结婚当晚，两人跪谢泉神。自从阿美唱情歌，主动请倒媒，与土家寨联姻结盟，两个积怨的寨子的连心桥便搭起了，团结便盛开了。冰雪融了，人情暖了，心更齐了。

对门一条河，阿妹心上过；隔山呐哦嗬，花轿抬上坡。土白两寨一家亲，这是一碗水的力量。阿芳！阿芳！

山对面，同样被唢呐声唤醒的，还有一个老兵。

老兵的家离一碗水并不远。年轻时的他，当漆匠。有一天，他在井边舀水，被抓了壮丁。他喊，阿芳！送瓢水！阿芳吓坏了，腆着大肚子从茅棚走出来递水，当然是满满的一碗水，他饱餐一顿。阿芳突然明白，丈夫这一走，九死一生，不知道何时还能见面？坚强的妻子用独特的浇水仪式送别郎君。她满怀深情地浇湿丈夫的衣衫，边浇边唱《一碗水》：漆匠哥，你莫恨，哪里的黄土不埋人，走上战场把敌杀，等你凯旋归家门。

阿芳的丈夫，背井离乡走上了抗日战场。

阿芳当了母亲，苦啊。娘家人拖她回家，她不依。婆家人催她改嫁，她不从，一心一意等丈夫回家。这一等，就是四十年。屋边的桐子花开了谢，谢了开，丈夫没盼到，阿芳却老成了一座坟。他的丈夫，一个抗战老兵，在枪林弹雨中，在缅甸远征军的营房，在血肉横飞的战火中，伤痕累累的胸前挂满了勋章，成了抗战英雄。他写诗歌怀念他的妻子，他的故乡：小时候，故乡是一碗水，我在水里头，母亲在碗外头；长大后，故乡是一碗水，我浪迹天外头，妻子守村头；现在，故乡是一碗水，我驻大海这头，妻子藏黄土那头。

他回到了家乡。端一碗水，守着妻子的坟头。他立下遗嘱，我撒手人寰时，晚辈要捧一碗水的果，淋湿我的衣衫和肌肤。让我的妻再瞧瞧，她当年浇湿衣衫的阿哥，那杀敌的傲骨；让我的妻子再看看，她心爱的丈夫，面对一碗水的祝福，骨子里英勇无畏的血色；当悲壮的唢呐沐浴老兵的时候，军功章熠熠生辉，一碗水孕育出的兵哥哥，重情、有义、血性如初。

## 打开春天的钥匙

致驰援湖北医护战士

任随平

请抬手扶正护目镜

请弯身系好最后一颗纽扣

新春的第一缕星光已然升起

正在照耀着山河沃野，大江南北

汽笛声声，是时间喊响的嘹亮口号

亲爱的，请借着月色皎好，伸出双手

接过这束鲜花

这把打开春天的钥匙

请把它和剪刀、试剂盒一同保管

肆虐的毒株，是二〇一九冬天最后的流殇

此刻，请打开剪刀，饱蘸药剂

剪断疯长的脐带

二〇二〇春天明媚的锁孔已被打开

大江南北，春花怒放

神州沃野，馨香满园

一把打开春天的钥匙

将打开生命葳蕤的明天，和希冀

## 那是最勇敢的你（外一首）

胡家胜

每当狂风来临，你总是逆风前行。

每当暴雨倾盆，你总是冒雨飞奔。

狂风暴雨中，我看到了勇敢的你。

每当疫情紧急，你总是毫不犹豫。

每当灾难降临，你总是奋不顾身。

烟雾弥漫中，我看到了勇敢的你。

疫情就是命令，灾难就是众生。

出击，出击，那是最勇敢的你！

个十百千万

个十百千万，从小我会念，你我都是她一员。

五十六朵大红花，盛开在祖国大花园。

个十百千万，莫说她平凡，你我都是她一员。

一个民族大家庭，拥抱祖国团团圆圆。

个十百千万，个个不简单，黄河弯弯长江长，

歌唱祖国平平安安。

个十百千万，重任担在肩，众志成城稳如山，

齐心建设祖国好家园。



爱恋 苗青摄

## 坐公交车的老太太

薛立彬

我家附近有一家很小的邮政储蓄所，只有两个柜台，外加两个ATM机。

那天下午，我去取稿费。取钱的人不多，排在我前面的只有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，看她的穿着，应该是个有钱人。老太太说：我这存折里有218673元，我存20万的定期，剩下的取出来。

柜台里那个小姑娘快速按着电脑键盘，对老太太说：我给你18765元，你再给我两元钱！老太太打开包，没找到零钱。

小姑娘有些为难：奶奶，我这里只有整钱了，少您一块钱，您看不要您明天再来，我把一块钱给您。

老太太有些不高兴：你们为什么不准备点零钱？小姑娘的脸红了，解释道：今天也不知怎么了，来了好几个换零钱的，缺零钱了。老太太说：

你再找找看，银行里还能缺零钱？我不着急！老太太神情安详地看着柜台里的小姑娘东找西找，没有要走的意思。

我取完稿费，看着老太太已把钱放进包里朝储蓄所门口走去。我们一前一后，出了储蓄所的大门。

外面的风很大，深秋的北国早有了寒意。

在储蓄所不远处的公交车站牌下，聚集了一些人，隐约能听到哭喊的声音。出于好奇，我走了过去，人群里一个农村模样的老年女人坐在地上哭，旁边哭边诉，看了一会儿我才知道她

在公交车上丢了给老伴儿看病的钱，

整整一万元，她咒骂着那个没良心的贼偷了她救命的钱，她也怪自己，怪自己没看管好，下了公交车才发现。

人群里有人告诉她赶快报警或许还能找回，还有人告诉她公交车里有监控，偷钱的人跑不掉了。我想这大概又是博取大众同情心的伎俩，正想转身离开，这时，我看到刚取过钱的那个老太太挤进了人群，老姐姐，别哭了，地上凉，起来吧。说着，老太太打开包，把那捆扎的整整齐齐的一万块钱拿出来递给了那个农村女人。

快起来吧，去医院看你的老伴儿要紧。老年女人止住了哭声，看了看那个老太太，这不是俺的钱，俺不要。拿着吧，救人要紧，我有钱，这一万两万的在我手里不算钱。老太太把那个农村女人搀了起来，农村女人不知道对老太太说啥，只是连声说着谢谢。

等那个农村女人离开后，我看到那个老太太坐上了3路公交车，公交车驶离的方向，路两边的菊花正开得浪漫。